

泉州戏曲研究

南戲遺響



施子清
朱展华

郑国权
吴捷秋
曾金铮

编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南 戏 遗 响

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

施子清	郑国叔	编
朱展华	吳捷秋	
	曾金鋒	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南戏遗响

施子清 郑国权
朱展华 吴捷秋 编
曾金钟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发行

泉州晚报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200千字 开本850×1163 1/32 印张：10.8 插页：2

1991年2月北京第一版 1991年2月泉州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200册 定价：4.00

ISBN7-104-00307-X/J.176

目 录

前言	朱展华 (1)
✓ 泉腔南戏的宋元孤本	
——梨园戏古抄残本《朱文走鬼》校述	吴捷秋 (5)
✓ 朱文走鬼 (手抄残本 · 校注)	吴捷秋 校注 (56)
✓ 《朱文 (闽南皮影戏) · 序》译校记	
——初晤龙彼得教授的工作因缘	吴捷秋 (108)
✓ 《朱文 (闽南皮影戏) · 序》	龙彼得 撰 傅希瞻 译 (114)
✓ 梨园戏基本表演程式	
——十八步科母分解	苏彦石 (128)
王爱羣先生遗稿两篇	
论南音“管门”的含义	(141)
南音“品、洞、管”与“上下四管”考释	(151)
梨园戏声乐问题浅谈	陈士奇 (159)
✓ 一把打开戏神田公迷宫的钥匙	
——《大出苏》	叶明生 (181)

木偶意念..... 吴仕博 (199)

千秋功业指掌中

——记晋江掌中木偶潘径李家班..... 王敦余 (207)

√龙腾虎跃话“打城”..... 黄锡钧 (216)

√打城戏与《目连救母》..... 詹晓富 (229)

台湾戏曲与祖国大陆的血缘关系..... 林庆熙 (233)

漳泉戏剧文化的历史联系..... 沈继生 (243)

活下来，传下去

——梨园戏剧团在继承和发展传统艺术中前进

..... 郑国权 (251)

泉州提线木偶剧团组建前后琐忆..... 周海宇 (265)

前 言

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社长 朱展华

《南戏遗响——泉州戏曲研究》，是中国南戏暨日连戏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在泉州召开前夕，由我们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编选、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一部专集。在这之前，我们曾协同福建省戏曲研究所、莆仙戏研究所合编一本《南戏论集》，把首次南戏学术讨论会的主要成果汇编成集，在中国戏剧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正式出版，介绍给海内外南戏研究同行和广大爱好者。

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成立于1985年底，80多位老戏剧工作者加上一批中青年同志同心协力、集思广益，本着“弘扬中华文化，繁荣戏曲艺术”的宗旨，以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、泉州市提线木偶剧团、泉州市高甲戏剧团、晋江掌中木偶剧团作为研究基地，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“继承、抢救、保护和发展”的工作。近五年来，已先后抢救、恢复几个古南戏剧目，整理了一批音乐资料，进行了一些剧目的考证，撰写了几十篇专题论著。鉴于泉州历代戏曲艺人限于种种条件，未能留存应有的戏剧文史资料；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进行的抢救，又遭到十年浩劫的摧毁，幸存下来的东西已经无多；而能口传身授的老艺人也历经劫难先后谢世。这就为我们今天的研究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。如果我们现在不把残缺稀珍的资料、老艺人的口授记录、老戏剧工作者的实践经验与研究成果，加以编撰出版，公诸于世，那就会给后

人的研究造成更大的困难。因而，我们竭尽绵力先后编印了十六开本的《泉州地方戏曲》第一、第二期，共三十多万字。这两本非正式出版的刊物，也受到国内戏剧史界的欢迎和海外特别是港、澳、台戏剧同行的高度评价。

本社开展这些工作，是在戏剧一度极其繁荣之后开始走向衰微，表演团体不得不又从城镇舞台回到农村草台的情况下进行的。一些好心的同志认为“翻故纸堆”、“钻活化石”是不合时宜的，必然劳而无功。但本社同仁们一片至诚、四方呼号，终于得到省市宣传文化部门和有关领导的理解和大力支持，以致能有所进展，有所收获。并以此为契机，迎来了全国首次的南戏学术讨论会在莆仙、泉州召开。这无疑为泉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光彩。

参加南戏学术讨论会的专家、学者，在泉州通过观摩古南戏剧目《朱文走鬼》、《刘文龙》、《王魁·走路》、《郭华·入山门》、《董永·摘花》和提线木偶《赛酒》、《目连》、《大出苏》等的演出，参观梨园、木偶等的戏剧文物陈列馆，审阅和讨论我社提交会议的文稿和资料，一致认为泉州戏剧在中国戏剧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，对本社几年来的努力也作了充分的肯定。

与会专家学者亲眼看到那些原来以为失传的古南戏剧目，今天竟然还活生生地呈现在舞台上，感到惊讶、振奋，认为从莆仙到泉州，一路上“仿佛走进了戏剧历史博物馆”，认为泉州是宋元南戏发源地之一，应当成为南戏的研究中心。

在这次会上，王爱群同志的《泉腔论》，亦即“明代四大声腔流布之际，‘泉腔’的南音和梨园戏早已存在”的论点，也得到许多专家的赞同与支持。

当然，这些方面的论点，还会有不尽相同的看法，还有待深入地研究和进一步的论证。我社同仁决心同有兴趣的学者一道继

续努力，以期取得更大的成果。

郭汉城同志在为《南戏论集》作序中提出：“《南戏论集》的出版，将会推动南戏研究的发展和学术水平的提高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由此我也想到，如果能够把已经发现的南戏古脚本汇集出版，一定会大大扩展我们的眼界，引起对南戏研究的认识和兴趣。还有更重要的一点，我觉得应该把现在还流传在舞台上或者还可以抢救的古南戏剧目，加工整理出一批来，尽可能保持它们的历史面貌，千方百计地不使失传，作为我国古老的戏剧文化、戏剧样式长期流传下去，供人们欣赏和研究。”

郭老殷切的期望，与早几年莅临泉州的冯其庸教授的提议不谋而合，也与参加南戏学术讨论会的龚书铎教授指出的“《泉州地方戏曲》坚持出十本，将是功德无量的大事”的寄望，以及我们办社的初衷完全一致。为此，我们决计将不定期的《泉州地方戏曲》的刊物，改为《南戏遗响——泉州戏曲研究》，请中国戏剧出版社编审出书。本书主要收集南戏孤本《朱文走鬼》和吴捷秋同志的校注，以及英国龙彼得教授的文章为重点，同时采用了有关梨园戏、提线木偶、掌中木偶、打城戏等的历史沿革、音乐唱腔、表演艺术的论述，共二十多万字，以此来向郭老和关怀本社工作的学者们汇报，并就教于戏剧史界的同志们。

今后，倘有可能，我们将把《南戏遗响——泉州戏曲研究》第二集、第三集，作为丛书，一直坚持编印下去。每期都整理刊出一个古南戏剧目，并加以校注。待以时日，将可结成古南戏剧目专集，为海内外的南戏研究尽微薄之力。

当今，出书难，尤其是出版读者面窄的专业性学术性的读物更是艰难。本书得以出版，首先要衷心感谢香港实业家、书法家、本社名誉社长施子清先生承担一部份费用。施先生与此同时，还捐资倡办“泉州戏曲‘恒通杯’唱腔大奖赛”，为继承与

发展泉腔声乐艺术作出卓越的贡献。

同时，这套丛书的出版得以实现，又得到泉州知名人士王今生先生和泉州古建筑工程公司的大力赞助。他们一向热心保护、扶持泉州地方优秀的传统文化，是有口皆碑的。

最后，我们还要感谢中国戏剧出版社为本书提供出版条件，感谢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、省文化厅、省艺研所和泉州有关部门对本社的一贯支持与帮助。本书出版后，期望得到批评与指教。

泉腔南戏的宋元孤本

——梨园戏古抄残本《朱文走鬼》校述

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顾问 吴捷秋
一级导演

前 言

梨园戏古抄残本《朱文走鬼》，一九五四年经林任生同志整理为《朱文太平钱》。在当时福建省闽南戏实验剧团由笔者导演，並于一九五五年夏，赴京汇报演出，引起全国戏曲史家的重视，认为是宋元南戏在海内仅存的孤本，不意在僻处东南海隅的古剧种梨园戏保存着，无异于瑰宝的发现。于是全国文联主持了首都文艺界座谈会，给予很高的评价。但只是从剧团口头介绍中，得知原古抄残本，女主人公是鬼，整理本把它处理为人，被误认为鬼。于是座谈会中建议应仍恢复为鬼的原貌为是。但原抄残本从未公开发表，国内戏曲史家既未能看到原本的“庐山真面目”，就使能有机会看到，亦因原抄残本都以泉州方言土语记载，也不可能通读与理解。

先是，一九五四年冬，在华东区戏曲观摩会演大会时，福建梨园戏古剧种初为人知之际，赵景深教授得到一本整理油印的《朱文太平钱》。后来他在《元明南戏考略》一书的《太平钱戏文和传奇》文中说：

元代《太平钱》戏文现只留下残曲三支，所以单就残曲看，是无从得到它详细的内容的。〔刷子序〕散套咏戏文名有：“昔有朱文，太平钱鬼为缔姻。”可见戏

文情节主要是突出在“鬼为缔姻”的关系上，可是其他也没有什么可推测的了。——可喜的是，由于华东戏曲会演，在福建省剧种中，给我看到了《朱文太平钱》油印本，这油印本所收的三节，小标题是“赠绣筐”、“认真容”和“走鬼”。全剧出场人物是朱文、一粒金、王行首和王妻四人。……（略）

从整理油印本，赵教授才了解到南戏《朱文太平钱》的大致情节，所以他在引钱南扬先生在《南戏百一录》所收元戏残曲三支之后说：“油印本这里的舞台形象极生动。”于是，他就“随录几段”油印本的对白和唱词，说明：

可见除了把百枚太平钱改为二十四枚外，其余皆同。

可惜赵教授未能看到原抄残本，只能就整理油印本论述。不然，当会得到他更为全面而深刻的高论。

同样的情况，钱南扬教授也在《宋元戏辑佚》中，对《朱文太平钱》辑录了佚曲三支。在前面作了引述：

《永乐大典》卷一三九八九，戏文二十五，作《朱文鬼赠太平钱》；案：这里的鬼乃是假托的，不是真正神话中的鬼，所以现在依照《南词叙录》“宋元旧篇”的题名，不用“鬼赠”二字。虽则“负心书生”散套云：“昔有朱文，太平钱鬼为缔姻”。大概做散套的人没有把故事弄明白，才这样说，是不足为据的。

实际并非“做散套的人没有把故事弄明白”，而是钱教授所据的故事，是梨园戏整理演出油印本，已把“鬼”改为“人”，把《朱文走鬼》原剧名，改为《朱文太平钱》，而致不用“鬼赠”二字。也因此，他说：

朱文故事不见记载，然而现在福建莆仙戏班仍旧在

演这本戏，它的内容，和戏文的佚曲完全相合，两者关系当然是密切的。

显然，钱教授更不知道福建梨园戏“上路”流派的古抄残本《朱文走鬼》的发现过程和原貌，以及整理演出的情况，所以才误为“福建莆仙戏班仍旧在演唱这本戏”，其实莆仙戏并无这戏的留传。因之，他“把福建戏《朱文太平钱》的内容略述如下”时，就完全依据林任生同志整理油印本来申论：

这本福建戏并不怎么长，仅有“赠绣筐”、“认真容”、“走鬼”三段。我们推想宋元戏文也不会长的，因此戏，《永乐大典》目录原和《王瑞兰 闹怨 拜月亭》合为一卷，《拜月亭》是相当长的，假使此戏也是很长，就不可能合为一卷了。

这个“推想”，也是就整理油印本这三段戏而论的。不然《朱文走鬼》的古抄残本，前面有多长，已全缺失不可知。林任生同志是依据这抄本的“无头”戏文，把它拟个出目曰：“赠绣筐”。接下来的抄本原出目是“试茶续认真容”、“走鬼”。最后出目是“相认”，只抄了：

手下上生内唱 皇恩出了

下面纸页完整，并无残缺。可见是抄者至此搁笔，未再续抄下去。

在这种未把梨园戏古抄残本《朱文走鬼》公开发表的情况下，出现了辗转征引的舛误，如谭正璧著、谭寻补正的《话本与古剧》，把《宋元戏文三十三种内容考》中，“二七 朱文鬼赠太平钱”的内容，就是据梨园戏整理油印本，叙述故事梗概的，并且误作“闽剧”。因此，大家都认为旦名一粒金，殊不知原抄本为一撮金；而朱文作为“染工”、“在染坊中做手艺”，都是整理者所添，至于绣筐内五百文太平钱，也从表演和实际生活情

况出发（不可能放那么多），而改为二十四文。

尽管如此，已可见林任生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开始，挖掘、整理梨园戏《朱文太平钱》的贡献，以及对戏曲界研究宋元南戏影响的深远。在当时“推陈出新”的方针政策指导下，为剧团整理上演剧目，抉剔爬梳，付出了巨大的劳动。姑且不论其改“鬼”为“人”的得失，从一个残缺的古抄本看，对于人与鬼之间的故事情节，是不够完整的。在“走鬼”之后，并无下文。所以不得不以“这里的鬼乃是假托的”，来作为整理时的创作构思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是应肯定其为得；若从保存梨园戏古抄残本，以供研究宋元南戏，从而探讨泉腔古老剧种的原始资料，则林任生同志从搜遗到发现，原抄本至今珍藏犹在，也难以论其当时整理演出本之为失。所以现在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提供了原抄残本，由笔者加以标点校注发表，并由直行改为横排版式，以便阅览。作为戏曲史家研究宋元南戏，在我国东南沿海泉州，所形成的地域声腔，从它的载体——《朱文走鬼》这一古抄残本上，提供了下列具体的例证，略作引论评述。

一 版 本

梨园戏“上路”流派，有自己独有的“十八棚头”的传统剧目，艺人用四句诗来总括：“二苏程鹏举，三朱尹刘林，姜曹杨六使，三王赵孙蔡。”即《苏秦》、《苏英》、《程鹏举》、《朱文》、《朱寿昌》、《朱买臣》、《尹弘义》、《刘文龙》、《林招得》、《姜明道》、《曹彬》、《杨六使》、《王魁》、《王祥》、《王十朋》、《赵盾》、《孙荣》、《蔡伯喈》等十八个。一九五三年成立福建省闽南戏实验剧团，进行剧目的挖掘、抢救、口述、记录时，《朱文》、《林招得》、《曹彬》、

《杨六使》、《王祥》、《赵盾》六个剧目，已没有“上路”老师傅能口述了，只凭流传的这“十八棚头”的四句诗，知道有此剧目。

当时剧团艺委会副主任林任生同志，负责传统剧目的抢救、挖掘工作，即发动全团老师傅在假日回乡时，向散处民间的小梨园（七子班）和大梨园（上路、下南）的艺人搜求“戏簿”——用旧式的帐簿手抄的传统剧目，有的是演员专用的“旦本”或“生本”，有的是零星散出的剧目，大都是剧团老师傅已作口述，并由专人记录的了，可作为参照之用。其中，“上路”名演员许树美同志搜集到的一本“戏簿”的手抄残本，前面已缺失多页，簿后写有“道光”字样。经林任生同志从缺页开始翻阅，惊喜地发现第一出戏就是明·徐渭《南词叙录》中所列“宋元旧篇”《朱文太平钱》，是佚失已久的“海内孤本”。而“上路”个别老师傅则仅知有《朱文走鬼》这出戏，曾看过上一辈演出，自己的师傅并未传授过。从这手抄残本，缺页前面，已不知有多少关目，只在这个场口之后，接下来是“试茶认真容”、“走鬼”、“相认”三个出目的标题。而“相认”之下只有：“手下上，生内唱：皇恩出了……”便搁笔停抄。再接下去同一戏簿的另页，抄下了上路的其他剧目：《朱寿昌》、《买臣泼水》（足见是把十八棚头的“三朱”，抄在一起），接下来，还有《程鹏举》、《苏英》等戏文。于是林任生同志即把这些戏从整个“戏簿”分出来，用其中空白帐簿纸抽出一页，作为封面，标出剧名《朱文走鬼》、《朱寿昌》等作为单独本子，以便于保存与翻阅。

这本“戏簿”，是用木刻版一页对摺为两面，每面各分上下两栏，中间以空格隔开，上下栏各分为十六行。刷红印在白竹纸上，版中摺页口在上栏位置刻有“固德斋”三字。应是印刷这种

泉州通行的旧式帐本的铺号。版心每面高17.5公分，宽21公分，纸页高22公分，宽23.5公分。手抄戏文由右向左直行书写，用墨笔按红格每面抄十六行，每行约二十字透出栏眉。从“只处坐”起，至“皇恩出了”，计二十页（即四十面），约一万二千八百字。除出目另写一行外，戏文都不分段，衔接抄下。凡人物、唱白、曲牌、上下场、主要表演提示，则用小字写在行中偏右，字多则分作两行，并用朱笔勾上线框，曲词旁边也用朱笔标上撩拍符号，以醒眉目。

此手抄残本，是略识文字者，据老师傅口述记下来的。大都是泉腔戏文的标音字，有的是记录者自己“生造”的土字，所以用方音念时也颇费斟酌，何况不懂泉音的人，更难望文生义。所以除了影印而外，不能按原文付印，须略作校正并加标点，使阅者能通顺可解其意。然后把原字、原句，在注里保留，以存其真；另，这一残本对白，大段的方言打诨，既保留宋元南戏戏文结构的特色和风格，又具有泉州方言的地方色彩，乡土观众可以会心一笑，外地观众（包括阅读者），就不知其所以然。这些诨语，大都双关，表面很文，含义很野，若就字面校正，便失其语趣，只能保留原文，加以注释。

这个手抄残本最可贵之处，在于忠实地把泉腔古南戏的剧目演出原貌，记录下来，给予我们提供了多学科研究的原始资料，是戏曲史“求诸野”的文献，也是梨园戏剧种在宋南戏形成之初，孕育于东南沿海通商口岸泉州的历史实物见证。

若从版本学的研究角度看，《朱文走鬼》这一海内孤本，较之《红楼梦》的程甲本、程乙本、庚辰本、己卯本等版本之为“红学家”探微索隐的资料，那么戏曲史家对这道光手抄残本的发表，定当刮目相待的。

二 剧 情

《朱文走鬼》本事：

东京朱文，到西京投亲，寓王行首店中，晚上在房中唱曲解闷。忽有一女子叩门要乞火点灯。进房自称是王行首之女，赖着不走，与朱文纠缠。以官休、私休使朱文与她认作夫妻。女子自称名叫一撮金，并非店公、店婆亲生女，是自幼跌落在他们“袖里”，入了烟花籍。朱文与她定情后，她即以所绣白牡丹绣篋，内藏太平钱五百文，赠与朱文做表记。越日，王行首夫妻新开茶店，请朱文试茶，朱文以五百太平钱为贺仪时，竟连绣篋也一齐丢下。王行首夫妻拾得绣篋，认出是亡女遗物，而且五百太平钱也装得下，疑朱文是挖墓贼。及朱文返来寻觅，在他们多方追问下，乃以昨夜相会实情相告。他们不信，说出其女已死，并带朱文到神龛内去认一撮金生前塑像。朱文认出就是昨夜灯下娘子，吓得连呼是鬼，仓惶逃走。一撮金追上，责朱负义。朱文以种种道法术，终难驱退信为鬼魅的一撮金，而在她充分证实是人之后，二人相偕而去。

剧情分析：

东京穷酸秀才朱文，要往涪州川口探亲，寄宿在西京王行首店中。事故出在“宿客店遇着妖精”上面。

因为这客店原是属于“水茶坊”之类的娼妓行业。宋·耐得翁《都城纪胜·茶坊》说：

……又有一等专是娼妓弟兄打聚处；又有一等专是诸行借工卖伎人会聚行老处，谓之市头。水茶坊，乃娼家聊设桌凳，以茶为由，后生辈甘于费钱，谓之乾茶

钱。

可见王行首夫妻开的不是“市头”而是“水茶坊”。以其女（？）一撮金为摇钱树。所以店婆说：

自我子一撮金死后店上清冷，无人来上落。

因而埋怨王行首：

不懂好歹人客，好人客用坏茶，坏人客用好茶，以此才无人来上店。

所以王行首夫妻就以“水茶坊”作为客店，让外地来的朱文寄宿。而朱文也知道这是“烟花门户”，所以一撮金以叩门乞火点灯为由，进来之后，才敢与她“褻衾”，而又有一定克制。在官休和私休之间，才决定和她“认做夫妻”。据他在店公、店婆逼问下，重复了上一出的旁白：

又一说，伊是烟花门户，度伊爹妈知，亦畏做也？

不免共伊说亦罢。

可见朱文住在这“客店”，虽投宿之前的戏文全缺，但从他的叙述可知：

那因一日共一冥，孤灯闲坐，我思忆着家乡在千里，正更深四边困静。闲无艺，解得我心闷，我终力（把）旧曲来云唱。听见门楼上鼓催更，梦眠又听见他人叫我门，声声叫我点灯乞伊。朱文我但得因势开门，共伊相见。见有娘子生得也般个亲浅。正是后生个年纪。说是公婆咱厝子儿。

于是店公、店婆就对朱文说：“你该就着问伊，看伊日时不来，为何冥时即来？”朱文答称：

学生有话问伊，伊亦有话说。说是官司去听候，着到冥昏即返来厝。

入房去，百般又兼爱，巧语花嘴舌，绣筐内，底有